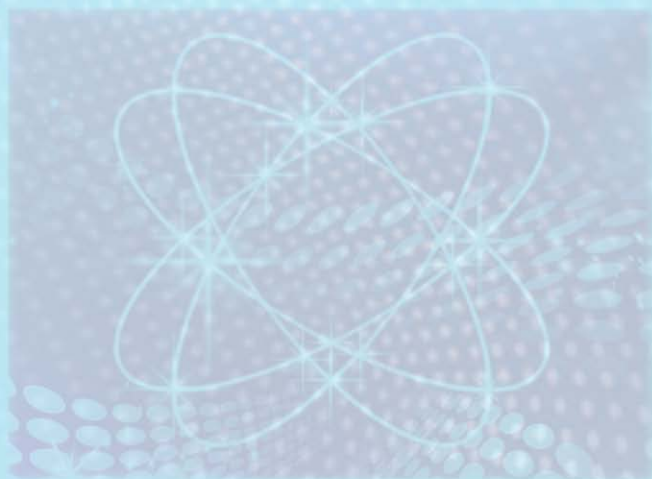


吉安历代词全编

汪泰荣 编



江西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吉安历代词全编 / 汪泰荣编.——南昌: 江西人民出版社, 2012.9

ISBN 978-7-201-05676-8

I.①吉… II.①汪… III.①词(文学)-作品集-中国-古代 IV.①I222.8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201308 号

吉安历代词全编

编 者: 汪泰荣

责任编辑: 邓丽红

特约编辑: 姚继舜

出 版: 江西人民出版社

发 行: 各地新华书店

地 址: 江西省南昌市三经路 47 号附 1 号

编辑部电话: 0791-86898702

发行部电话: 0791-86898893

邮 编: 330006

网 址: www.jxp-ph.com

E-mail: jxp-ph@tom.com web@jxp-ph.com

2012 年 7 月第 1 版 2012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 张: 22.75

字 数: 445 千字

印 数: 2000 册

ISBN 978-7-210-05676-8

定 价: 56.00 元

承印厂: 江西省吉安市井冈山报印刷厂

赣版权登字-01-2012-457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赣人版图书凡属印刷、装订错误, 请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序

吉安历史悠久，地沃物阜，英才辈出，文化昌盛，经贸繁荣，素有“江南望郡”、“文章节义之邦”的美誉。勤劳勇敢、淳朴善良的吉安人民在这块美丽富饶的土地上，辛勤耕耘、代代相继，生生不息，孕育了优秀的庐陵传统文化。欧阳修、杨万里、文天祥、解缙等历代名士先贤名扬四海，不仅绘就了“隔河两宰相，五里三状元”的人文画卷，而且铸就了“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精神丰碑。现代革命史上，吉安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开创了伟大的井冈山精神，点燃了革命根据地的星星之火，从此汇成了全国解放的燎原之势。进入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时期，一个开放繁荣秀美幸福的新吉安正在加速崛起。

地方志作为中华民族独特的历史文化记忆，是国家文化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共十七大及十七届六中全会作出了促进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战略决策，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目标，部署了要加大对文化事业的投入，建设优秀历史文化遗产体系，加强文化典籍整理和出版等工作，这为地方志事业指明了发展方向和目标。吉安市第三次党代会提出了繁荣发展先进文化，增强文化兴市的新优势，要珍惜传承庐陵文脉，彰显历史文化影响力的新要求。时代的发展，社会的进步，需求的变化，使得地方志工作面临新的形势。在新形势下充分发挥地方志文化资源作用，做好地方志工作，对于继承和弘扬庐陵文化，促进全市经济社会快速发展，推进文化兴市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吉安市地方志办公室正是循着弘扬方志文化，推进文化兴市这一

思路，在 2011 年年初《吉安地区志》编纂出版后，立即启动《吉安年鉴·2011 卷》（创刊号）的编写出版工作，并使年鉴编写工作常态化，现又开始编写《吉安方志文化丛书》。《吉安方志文化丛书》的编写是吉安市方志文化建设中一项很有意义的工作，要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结合市情，周密策划，科学立项，充分利用方志文化资源，充分调动专家学者和方志工作者的积极性，努力创一流，出精品。这套丛书目前主要从三个方面着手：一是地方文史资料的搜集整理和研究，二是旧志书的搜集整理和研究，三是专志的编纂和研究。以后还将逐渐拓宽，深入到更多领域。2012 年推出丛书第一部《吉安历代词全编》，这是吉安市重要的古代文史资料，是吉安词文化史研究的重要文献。今后还将陆续推出《光绪吉安府志》点校本、《吉安书院志》等书。前者是整理研究旧志的成果，后者是显示吉安书院文化的专志。希望通过这套方志丛书的推出，在吉安市方志文化建设领域起到引领作用，希望今后有更多方志文化成果问世，为推进文化兴市、建设开放繁荣秀美幸福新吉安作出积极贡献。

吉安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2012 年 8 月 1 日

说明

一、遵照唐圭章先生主编《全宋词·凡例》，并参照《全金元词》《全明词》《全清词（顺康卷）》（以下简称为历代全词）的凡例编纂本编。除因本编特殊需要强调者外，不再另作说明。

二、词作者收录以〔光绪〕《吉安府志》和清同治、光绪、民国期间所编各县县志之记载为依据，参照以上所举历代全词所载。地域范围即〔光绪〕《吉安府志》所载吉安府所辖庐陵（今吉安县）、吉水、永丰、泰和、龙泉（今遂川）、万安、安福、永新、永宁（今宁冈）、莲花十县厅，以及宋以前曾属吉州、后划入临江、新中国成立后又划归吉安的新淦（今新干）、峡江两县。徙居外籍，但本府县志录入本籍，如宋代庐陵（实为泰和）易祓、元代安福欧阳元、明代新淦胡俨、吉水戴冠、永丰钟惺等，仍予录入。尚无定论而疑为本籍者，作出简要考证推论而姑予录入以俟考。如《精选名儒草堂诗余》注籍涂川之罗志仁等四人，经考证推定为新淦人；又如《全宋词》所录静春、梅坡二人，因号静春、梅坡者有多人而不能断定为何人何籍，则根据有关文献及词作中所涉及之内容推定为本籍人，均予收录以待进一步考证；又如注籍扬州之李洪兄弟，根据〔光绪〕《吉安府志》、〔民国〕《吉安县志》的记载，疑为庐陵县人而移居扬州，或扬州人而移居庐陵，也录入以备考。作者的具体县籍根据旧志记载及有关文献记载确定，历代全词记载有误差者，直接作改正，不作说明。如宋杨炎正，《全宋词》录为“庐陵（今江西省吉安）人”，实为吉水人；王炎午，《全宋词》录为“庐陵（今江西省吉安）人”，实为安福人。历代全词中偶有将非吉安人误作吉安人，如冯延登，《全金元词》录为“吉州（今吉安市）人”，经查，为山西吉州吉乡（今吉县）人；又周卜年有词六十馀阕，《全清词（顺康卷）》将周卜年录为“江西吉州（今吉安市）人”，而收录周卜年《鬲云词》的《名家词钞》注为“山西吉州”，非江西吉州，且查遍本地府县志书，均无周卜年的任何记载，可以确定周卜年不是本籍人，故二人均不予收录。

三、编排次序按作者生年排列。生年不详按卒年，生卒年均不详则按登科、任职、交游等情况酌定。生平事迹无可考证者，则约略按有关文献记载确定朝代，在同一朝代里稍往后置。

四、收录之词作属清顺康以前者主要依据历代全词。历代全词漏收者，则根据其本人诗文集及有关文献补录。如宋代尹承谔词据《永新诗征》补录，元

代郭钰词据其诗集《静思诗集》补录，明代邓雅词据其诗集《玉笥集》补录，刘定之词据其文集《呆斋续稿》补录，甘雨词据其诗文集《翠竹青莲山房文集》补录。历代全词已收录者力求查核本人诗文集及有关文献，发现遗漏未收的词也予补录，如宋代胡铨词据《庐陵诗存》补录一首，易祓词据《易氏族谱》补录一首；明代毛伯温词据《毛襄懋文集》补录十首，刘淑词据《个山遗集》补录二十九首。有些诗文集由于编辑疏略，将词杂入诗中，且未标明词牌，则据《词谱》核定，补上词牌，加以补录，如刘淑补录的二十九首就是如此处理。明末清初贺桂词十九首，《全清词（顺康卷）》未收，今据《永新诗征》补录。清顺康以后的词人词作，因《全清词（顺康卷）》之后各卷尚未出版，则主要依据《庐陵古文献考略》所提供的线索，到馆藏单位查阅相关的诗文集及相关的文献加以收录，如新淦王泰牲词据《知稼轩诗钞》，庐陵胡友兰词据《蓼虫集》，安福彭景休词据《痴翁杂草》，泰和周继照词据《蕉心阁词》，庐陵欧阳友三词据《砖料诗草》，永新顾玉琳词据《花韵楼诗词剩稿》，庐陵刘福姚词据《庚子秋词》，庐陵黄光炎、胡苏词据《庐陵诗存》，永新周三汲、尹抡词据《永新诗征》，泰和胡定国词由《灏江王氏家乘文集》录出，吉水王蔓、王昂、萧瓚、王锡荣及泰和姚颐等人之词则据《王氏振古堂文钞》录出。

五、将历代全词所录词与有关诗文集及相关文献核对，发现各全词偶有明显讹脱，则直接加以补正，如《全宋词》欧阳修《蝶恋花》（一搦天和金纷赋）“一掉归时”之“掉”应为“棹”，刘过《贺新郎》（平原纳宠姬）“任箭滴”之“滴”应为“镞”，郭应祥《采桑子·老人生日》“禄鬓”之“禄”应为“绿”；《全明词》刘铎《渔家傲·五日真州》“千紫万红和摇曳”之“和”应为“相”，“龙舟两连波心赋”之“赋”应为“戏”，“烟羽冥濛”之“羽”应为“云”，贺贻孙《西江月·新夏》“长愁短夜难多”之“难多”前脱一“睡”字，欧阳铤《柳梢青·春情》“香消佣加”之“佣”应为“慵”；《全清词》李元鼎《渔家傲》（江乡霪雨）“呼童冒两扶花倒”之“两”应为“雨”，等等，径行改正，不再另作说明。

六、兹将历代全词及各种印本、抄本繁体字竖排改为简体字横排，异体字按《第一批异体字整理表》操作，未作整理的异体通用字，如“酒尊（樽）”的“尊”，“只（咫）尺”的“只”，“低沈（沉）”、“深沈（沉）”的“沈”，“日莫（暮）”的“莫”等，除姓名、地名、书名等保持原状外，则按现在通行的认写习惯，作“樽”、“咫”、“沉”、“暮”等。词中作者所作自注、序跋用楷体字，编者所作校注用小字夹注或尾注。

七、词的标点遵《全宋词》成例，读用顿号，句用逗号，韵用句号，此外不用其他任何标点。词以外的其他文字，使用现代通行标点符号。

八、原词偶见字句残缺，或因印刷不善或保管不善而缺损所造成的字迹不清，字句残缺，或因记载不全而形成的残缺，一般按《词谱》补出空白，用“□”标示。

九、由于有历代全词等相关文献作为主要依据，再加我在编著《庐陵古文献考略》时对馆藏的大部分乡人诗文集都查阅过，并作了大量的笔记，故在编纂本编时有较为可靠而全面的依据和线索，在编纂过程中又查阅了大量的相关诗文集，对历代全词涉及本籍词人词作作了较为细致的校补，力求准确、全面，以免疏漏。如永新顾玉琳，当年在编著《庐陵古文献考略》时查实她有《花韵楼诗词剩稿》，是其丈夫裴维俊编辑的手钞本，只在国家图书馆有藏，因而曾到国家图书馆查阅过，笔记中记载了有词三十五首，这次为编纂本编，又专程到国家图书馆借阅抄录。又如邓雅《玉笥集》、王泰牲《知稼轩诗钞》、胡友兰《蓼虫集》、彭景休《痴翁杂草》、周继煦《蕉心阁词》、欧阳友三《砖料诗草》，以及《灏江王氏家乘文集》和《王氏振古堂文钞》，《永新诗征》《庐陵诗存》等都再次到吉安县图书馆、井冈山大学图书馆、江西省图书馆查阅抄录。刘福姚《庚子秋词》则从网上下载。通过这些努力，自认为应该是很全了，所以命名为《吉安历代词全编》。书稿编好以后，又经李新田精心核校。但是，疏漏难免，请方家在阅读本编时如发现疏漏，不吝赐教。

汪泰荣

2011年3月2日

群星璀璨的吉安词坛

(前言)

吉安历代词人颇夥，五代入宋有尹承谔，宋有欧阳修、孔平仲、刘弇、王庭珪、胡铨、杨万里、刘过、杨炎正、刘仙伦、李洪兄弟、赵师侠、易祓、郭应祥等，宋末元初有南宋遗民词人文天祥、刘辰翁、邓剡、赵文、赵功可、罗志仁、王炎午、彭元逊、刘将孙等，元代有欧阳玄、周巽、刘诜等，入明有杨士奇、胡俨、王直、李祯、晏璧、聂豹、戴冠、杨必进、陈德文、宋仪望、赵善鸣、刘铎等，清朝有李元鼎、贺貽孙、欧阳铉、彭景休、周继煦、刘福姚等，女词人有易祓妻、贺桂、朱中楣、刘淑英、丘琴如、杜漪兰、喻撚、顾玉琳等。据统计，吉安历代词人和词作总计 159 人 2527 首。吉安词坛可谓群星璀璨。把吉安历代词人放到中国词史中去考察，其中许多人在他们所处的时代里是很有名的词家，在他们所处的词人群体里是很重要的词家，在他们所处的词派里是占着主体地位的词家。



词，作为中国古代文学后起的新体裁，起源于隋唐之际，到唐末五代则已发展成熟，并逐渐繁荣起来，宋代进入全盛期。词最初是配合隋唐的新兴音乐燕乐演唱的，根据燕乐曲子的格调填写歌词，称为曲子词。这种填词的创作活动最初是在民间，中唐以后，文人们也参加这种创作活动，便出现了文人词。晚唐以后，文人词几乎统治了整个词坛。燕乐的特点是俗艳，适合女声演唱，因此词也适应这种特点，通俗艳丽，柔媚委婉，低回漫唱，称为艳科。唐末五代时期产生的江南曲子词最具代表性。文人词则在俗艳之外，逐渐地追求雅，称为雅词，即所谓变“伶工之词”为“士大夫之词”，南唐词人群是这种艳而雅的词体风格的典型代表。到了北宋前期的台阁词人群，则把词的雅作为最高目标。

吉安词人，有文献可考者最早是永新的尹承谔。尹承谔，名谔，以字行。据 [同治]《永新县志·人物志》载：初事南唐主为衙将，后主李煜时授永新制置兵马监押。南唐灭亡，尹承谔带头将吉州印缴纳给宋朝，宋授予内侍左侍禁之职，宋太祖嗣位，转为供奉官。尹承谔身为武官，却爱好文学，常作诗填词。

他的词大都散佚,《永新诗征》仅录存两首小令。这两首词显然带有浓厚的南唐词人群词作的特点,小巧柔婉,尽情地抒发亡国之痛和虽主动献印却未得到重用的难言悔恨,感伤幽怨。如《临江仙》云:

深秋寒夜银河静,月明深院中庭。西窗幽梦等闲成。逡巡觉后,特地意难平。红烛半条残焰短,依稀暗背银屏。枕前何事最伤情。梧桐叶上日,点点露珠零。

词发展到北宋,形成了趋俗的柳永格调和尚雅的台阁词风的对立。柳词以俗为美,创作了大量市民气息的俗词,而且逐渐摆脱传统小令的樊笼,创制了大量容量较大的慢词。柳永的俗词引来了尚雅词人的轻视和辱骂,被视为浮艳虚华,淫冶可憎。而尚雅词人的代表人物就是台阁词人群的领袖晏殊、欧阳修。晏欧都是宰相,凭着这样的特殊身份,在他们的周围以师生、僚属等关系形成了一个以上层官僚文人为骨干的庞大的台阁词人群。作为领袖人物,晏殊极力提倡雅,步趋南唐词又有所创新。永丰欧阳修与晏殊有师生之谊,有着相近的士大夫意识和审美情趣。他们看重传统诗教的“风人之旨”,运用雅洁清丽的语言,凭借他们深厚的文化修养,敏锐细腻的诗人气质,把词写得雅正含蓄,境界幽远,形成典雅雍容、温润秀洁的词风。欧阳修在文学上的最大贡献是领导了北宋的诗文革新运动并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成为一代文宗。然而,欧阳修的革新在词这一领域,比起诗文革新所发生的巨大变革,变革却是微小的。原因就在他与他的老师晏殊一样,把纠正俗艳作为词创作的唯一目标,把雅正作为纠正俗艳的唯一途径,走不出老师所设定的路径。更重要的是欧阳修始终把词视为“艳科”“小道”,把填词看做“馀事”。他在《归田录》中津津有味地记载他的上司钱惟演的话,说:“平生惟好读书,坐则读经史,卧则读小说,上厕则读小词。”借钱惟演之口表达了自己对“小词”的态度。在《西湖念语》中说,他写几首小词仅仅是“敢陈薄技,聊佐清欢”。欧词多达264首,唐圭璋编《全宋词》,剔除混杂其中的五代词及宋初词人的词,计收176首。他的词作大至是上承南唐馀绪,多用五代南唐旧调,以小令为主,以抒发士大夫的艳情和闲情为主,缺少革新的大气象。但就北宋词坛而言,就台阁词人群而言,欧阳修的词却是一座高峰。欧阳修毕竟是诗文革新的领袖,他的词也有某些新的突破。首先在题材方面有所拓展,较之南唐词人群和台阁词人群中的前辈如晏殊,除了艳情离思、闲情逸事,把题材延伸到复杂的心灵世界和更为广阔的现实生活,境界也较深邃旷远,有时加入自己的人生感受,抒发自我,直抒士大夫的“浩逸之气”。如《圣无忧》:

世路风波险,十年一别须臾。人生聚散长如此,相见且欢娱。好酒能消光景,春风不染髭须。为公一醉花前倒,红袖莫来扶。

又如《采桑子》:

十年前是樽前客，月白风清。忧患凋零。老去光阴速可惊。鬓华虽改心无改，试把金觥。旧曲重听。犹似当年醉里声。

那种遭到贬斥，人生失意，抱负无法实现的悲愤，溢于言表。

欧词虽与晏词一样步追晚唐五代，特别是南唐冯延巳的工巧婉美，且各有所长，但晏词舒缓雍容、俊俏富丽，充满富贵气象，而欧词深婉沉挚、清雅柔厚，颇富人生意趣。清人刘熙载《艺概·词曲概》中说：“冯延巳词，晏同叔得其俊，欧阳永叔得其深。”其评颇切实情。又如《踏莎行》:

候馆梅残，溪桥柳细。草薰风暖摇征辔。离愁渐远渐无穷，迢迢不断如春水。寸寸柔肠，盈盈粉泪。楼高莫近危阑倚。平芜尽处是春山，行人更在春山外。

那种远游的离愁，抒写得深切真挚、婉曲动情，其炼词造境、笔触工丽，远胜于此前的同类词，在艺术手法上也有所突破。

欧阳修在慢词的创作上也有所突破。中唐以后慢词在民间已经出现，并逐渐流行。慢词比小令容量大，便于铺叙展衍，是一种全新的词体。但是士大夫词人却热衷于小令，鄙视市井俗物。与欧阳修同时代的词人柳永眼睛向下，走市民文学道路，从民间吸收创作营养，成为词史上第一个创作大量慢词的文人词家，形成具有开创之功的柳词。人称柳词“以赋入词”，把赋的铺排纾越引入词，不仅扩大了词的容量，也扩大了词的功能。士大夫词人们却因为柳词的俗艳而极力排诋贬斥。欧阳修在这种风气中所作的词也大多是小令，但他却能注意到慢词的优越性，创作了十几首慢词，如《摸鱼儿》《御带花》《鼓笛慢》《看春回》《醉蓬莱》等，这在同时期的士大夫雅词中还是少见的，虽然质量不高，但对提倡风气，推动词的发展有其不小的作用。总之，欧词的这些探索，对词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为东坡体的出现奠定了基础。

峡江孔平仲（1046~1106），字毅夫，治平进士，官至金部郎中，坐党籍罢职。著有《朝散集》。他也属于台阁词人群，可惜他的词散佚殆尽，只在《能改斋漫录》中记载了一首《千秋岁·次韵少游见赠》:

春风湖外，红杏花初退。孤馆静，愁肠碎。泪馀痕在枕，别久香带。新睡起，小园戏蝶飞成对。惆怅人谁会，随处聊倾盖。情暂遣，心何在。锦书消息断，玉漏花阴改。迟日暮，仙山杳杳空云海。

构思精巧，意境开阔，思绪缠绵，婉曲动人，典型的台阁风格。

安福刘弇（1048~1102），字伟明。元丰进士，官至著作佐郎、实录检讨官。著有《龙云集》三十二卷，存词8首。刘弇诗文宗欧阳修、曾巩，以儒雅博厚、纤徐婉曲见长。其词颇具台阁之风。如《惜双双令》:

风外橘花香暗度。非絮馆、残春归去。酿造黄梅雨。冷烟晓占横塘路。

翠屏人在天低处。惊梦断、行云无据。此恨凭谁诉。恁情却倩危弦语。

在词史上，苏轼是继欧阳修之后将诗文革新运动推向彻底胜利的巨匠，尤其在词的领域，是文人士大夫词人群的无可争议的领袖。他在当时词坛“雅”“俗”互相对立，纠结不清，影响词的发展的情况下，将文人士大夫词的“雅歌”向前推进为“雄唱”，充分利用柳永慢词的长处，“以诗入词”，把“浅斟低唱”改造为抒发抱负心志的昂扬激越，完成了词的彻底革新，把文人士大夫词推上了一个高峰，词史上称为东坡体。东坡体的出现，使词风为之一变，影响十分深远，一直到南宋末以至更远。

南宋时期的许多词人直承东坡体传统，胡铨就是杰出的一位。胡铨（1102~1180），庐陵（今青原区）人，字邦衡。建炎进士，授翰林院编修，因上书乞斩秦桧而除名编管新州。秦桧死后复职，官至兵部侍郎。著有《澹庵文集》一百卷，存词16首。和他在政治上力主抗战，乞斩秦桧的气概一样，他的词也充满凛凛豪气。如人们熟知的《好事近》：

富贵本无心，何事故乡轻别。空使猿惊鹤怨，误薜萝风月。囊锥刚要出头，不道甚时节。欲驾巾车归去，有豺狼当辙。

词作于贬逐新州时，光明磊落的心志，不屈不挠的精神，豪迈昂扬的气概，溢于言表。据王明清《挥麈录》记载，当时郡守张榘得此词，以“讥讪”之罪上报秦桧，秦桧大怒，将胡铨移送吉阳军编管。

胡铨被贬谪新州时，以诗送行而同被贬逐的安福王庭珪的词也多豪迈之气。王庭珪（1078~1171），字民瞻，号泸溪。政和进士，调茶陵丞，不就。胡铨谪新州，以诗送行，坐讪谤，送辰州编管。桧死，许自便。著有《泸溪集》，存词42首。试读其《念奴娇·上元》：

少年时节，见皇州灯火，衣冠朝市。天汉桥边瞻凤辇，帘幕千家垂地。人似神仙，身游佛国，谪堕红尘里。如今憔悴，渐无往岁欢味。此夜帝里喧传，太平祥瑞，有街头人醉。更值端门新又起，楼阁千兵严卫。朝野多欢，边庭初静，歌舞方腾沸。良宵好景，异时多少遗事。

宋室南渡以后不久，即与金国媾和，偏安一隅，不思恢复，文恬武嬉，无数爱国志士陷入报国无门的无限痛苦中。王庭珪的这首词便对“朝野多欢，边庭初静，歌舞方腾沸”的状况表达无限的忧虑和愤恨，指斥上层只顾眼前的“良宵好景”，却忘记了“异时多少遗事”的国耻家仇。

王庭珪的学生，吉水杨万里的词也常常表达出这种忧虑和愤恨。杨万里（1127~1206），字廷秀，号诚斋。绍兴进士，官至宝谟阁学士。著有《诚斋集》一百三十三卷，存词15首。因不堪与主和派为伍，辞官乡居，表面上远离了政

治漩涡，骨子里却念念不忘洗雪国耻，陷入了一种极度的孤独与苦闷中。请看《昭君怨·赋松上鸥》：

偶听松梢扑鹿。知是沙鸥来宿。稚子莫喧哗。恐惊他。俄顷忽然飞去，飞去不知何处。我已乞归休，报沙鸥。

词有小序云：“晚饮诚斋，忽有一鸥来泊松上，已而复去，感而赋之。”沙鸥来宿，欣喜万状。沙鸥飞去，怅惘若失，急于要把自己已经乞休的消息报知沙鸥，让沙鸥回来与自己为伴。那种一心报国却无知音的孤独忧闷，大志不得施展的怨恨痛苦，巧妙曲折地表现出来。表面上并没有豪言壮语，骨子里却充满报效国家、忧国忧民的豪情壮志，全词显得洗炼旷远。

南宋词经过了一段低落迷惘之后，出现了一个新的高潮，即以辛弃疾为主帅的南宋豪放词派，人称“英雄之词”，在词史上称为辛派，或称为稼轩派。辛派词人上承苏派传统，在朝廷偷安苟且的政治背景下，他们的英雄使命感，民族忧患意识，使他们充满着对国家衰败、前途暗淡的无限忧虑；他们的抗战主张在主和投降派把持朝政的现实面前得不到申张，便借用词这种“陶写之具”来倾泻感时忧国，慷慨激昂的英雄气概，形成一种崇高雄豪、悲壮雅健的崭新词风，成为南宋时期人数最多、影响最为深远的崭新词派。

吉安词人中也有很多辛派传人。泰和刘过（1154~1026），字改之，号龙洲道人。比辛弃疾小十四岁，是辛弃疾最虔诚的崇拜者。他少怀壮志，好读兵书，性格狂放，胸怀抗金复国壮志，却得不到任用，流落江湖，布衣终身。晚年结交辛弃疾，深得辛弃疾赏识。他的词集《龙洲词》有词80首，主调就是抗金杀敌的政治抱负和期望中兴的政治理想。明人王世贞说：“词至辛稼轩而变，其源自苏长公；至刘改之诸公，极矣。”（《艺苑卮言》）刘过将苏辛之豪放发展到极致。试读作于前期的《沁园春·御园还上郭殿帅》：

玉带猩袍，遥望翠华，马去似龙。拥貂蝉争出，千官鳞集，貔貅不断，万骑云从。细柳营开，团花袍窄，人指汾阳郭令公。山西将，算韬铃有种，五世元戎。旌旗蔽满寒空。鱼阵整、从容虎帐中。想刀明似雪，纵横脱鞘，箭飞如雨，霹雳鸣弓。威撼边城，气吞胡虏，惨淡尘沙吹北风。中兴事，看君王神武，驾馭英雄。

直抒胸臆，豪壮雄放，虽不及稼轩沉郁蕴藉，但稼轩风格显然。词中表现的“气吞胡虏”的气概，“君王神武，驾馭英雄”，使国家中兴的政治情怀，正是稼轩词派的主旋律。

又如《六州歌头·题岳王庙》：

中兴诸将，谁是万人英。身草莽，人虽死，气填膺。尚如生。年少起河朔，弓两石，剑三尺，定襄汉，开虢洛，洗洞庭。北望帝京。狡兔依然

在，良犬先烹。过旧时营垒，荆鄂有遗民。忆故将军。泪如倾。说当年事，知恨苦，不奉诏，伪耶真。臣有罪，陛下圣。可鉴临。一片心。万古分茅土，终不到，旧奸臣。人世夜，白日照，忽开明。袞珮冕圭百拜，九泉下，荣感君恩。看年年三月，满地野花春。鹓簿迎神。

对岳飞的热情颂扬，对秦桧的愤怒斥责，渴望北伐成功，期盼国家中兴的豪迈气概，洋溢在字里行间。

吉水杨炎正（1145~?），庆元进士，滕州知州，被论放罢，起知琼州，官至安抚使。与辛弃疾交谊甚厚，是一位杰出的辛派词人。有词集《西樵语业》一卷，存词38首。他满怀抗金救国壮志，郁郁不得志，感到报国无门，大志难申。他的词深受辛弃疾影响，悲壮豪迈。如《水调歌头·登多景楼》：

寒眼乱空阔，客意不胜秋。强呼斗酒发兴，特上最高楼。舒卷江山图画，应答龙鱼悲啸，不暇顾诗愁。风露巧欺客，分冷入衣裘。忽然醒，成感慨，望神州。可怜报国无路，空白一分头。都把平生意气，只做如今憔悴。岁晚若为谋。此意仗江月，分付与沙鸥。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评其词：“纵横排奰之气，虽不足敌弃疾，而屏绝纤秣，自抒清俊，要非俗艳可比。”

庐陵（今吉安县）刘仙伦，一名儗，字叔儗，号招山。与刘过齐名，号称“庐陵二布衣”。有《招山小集》一卷，存词31首。虽布衣终身，却喜评鹭人物，感慨时事，昂扬激越，豪迈酣畅。如《念奴娇·送张明之赴京西幕》：

觥觥东下，望西江、千里苍茫烟水。试问襄州，何处是、雉堞连云天际。叔子残碑，卧龙陈迹，遗恨斜阳里。后来人物，如君瑰伟能几。其肯为我来耶，河阳下士，正自强人意。勿谓时平，无事也、便以言兵为讳。眼底山河，楼头鼓角，都是英雄泪。功名机会，要须闲暇先备。

清人陈廷焯评论说：“此词议论纵横，无限感喟，真是压倒古今。魄力不亚辛稼轩，并貌亦与之仿佛”，“置之稼轩集中，亦是高境”（《云韶集》）。

杨炎正和刘仙伦的词并不一味豪纵恣肆，也有幽畅清婉之作，深得辛词意趣。

庐陵李洪兄弟，[乾隆]《庐陵县志·艺文志》、[光绪]《吉安府志·艺文志》均载有李洪兄弟《李氏花萼集》，疑为扬州人徙居庐陵，或为庐陵人而徙居扬州。其集中有词25首，多有豪壮之气。如李洙《满庭芳·送张守汉卿赴召》：

麦秀连云，桑枝重绿，使君佳政流传。凤衔丹诏，来自九重天。千里欢腾祖帐，棠阴外、多少攀猿。津亭路，恍如五鼓，难驻邓侯船。光华，家世事，门外列戟，圯上遗编。况建炎勋业，图画凌烟。此去朝端济美，

看平步、两两台躔。须知道，中兴盛治，主圣赖臣贤。

南宋中期，由于朝廷屈辱称臣，换得与金的相对平静相处，暂时的偏安局面，似乎天下太平，歌声四起，奢靡成风。一些文人士大夫词在这种风气中渐渐趋于“复雅”，他们既反对北宋雅词的“软媚”，又不满苏辛词的“粗豪”，出现了以姜夔、张炎为代表的“骚雅”词派。这些词人多为文人雅士，清高雅洁，不趋时媚俗，反映在他们的词作中，一洗华靡，又屏除“粗豪”，表现出清疏飘逸，恬淡旷远。

新淦(今新干。下同。)赵师侠，字介之，号坦庵，燕王得旺七世孙，官至江华郡丞。其词集《坦庵长短句》一卷，存词 154 首，纯粹骚雅之词。如《扑蝴蝶》：

清和时候，薰风来小院。琅玕脱箨，芳塘荷翠颭。柳丝轻度流莺，画栋低飞乳燕。园林绿阴初遍。景何限。轻沙细葛，纶巾和羽扇。披襟散发，心清尘不染。一杯洗涤无馀，万事消磨去远。浮名薄利休羡。

同样写到羽扇纶巾，苏辛强调其胸襟臆度的雄壮豪迈，赵师侠则强调其“心清尘不染”；同样写到名利，苏辛追求“名动帝王家”的轰轰烈烈的功名，不被富贵缠身，赵师侠则感叹“万事消磨远去”，不羡“浮名薄利”，完全是一种清高雅洁的心境。

泰和易祓（1156~1240），字彦祥，又作彦章，号山斋。其先世徙居湖南宁乡，故目为宁乡人。淳熙间上舍释褐，除著作郎，累迁至礼部尚书兼直学士院，退闲三十余年，著述自娱，著有《山斋集》，不传。存词 4 首，也属骚雅一派。如《喜迁莺·春感》：

帝城春昼。见杏脸桃腮，胭脂微透。一霎儿晴，一霎儿雨，正是催花时候。淡烟细柳如画，雅称踏青携手。怎知道，那人人独倚，阑干消瘦。别后。音信断，应是泪珠，滴遍香罗袖。记得年时，胆瓶儿畔，曾把牡丹同嗅。故乡山遥水远，怎的新欢如旧。强消遣，把闲愁推入，花前杯酒。

新淦郭应祥（1158~?），字承禧，号遁斋。淳熙进士，授龙泉知县，尝官楚越间。人称郭应祥是接慷慨豪壮的张元干、吴镒之源流的词家，但是，其词集《笑笑词》129 首，绝大多数为庆寿、咏节序之作，即便有几首自抒胸臆之作，也只抒闲情逸志，少有豪壮气息。如《鹧鸪天·甲子重阳》：

谁道他乡异故乡。泉江风物似湄湘。钗头缀粦萸偏紫，杯面浮金菊倍黄。今共古，几重阳。休将往事更平章。舞衫歌扇姑随分，又得掀髯笑一场。

二

南宋灭亡以后，以文天祥、刘辰翁、赵文为代表的风林词派，其渊源也出

于稼轩派。由庐陵凤材书院选编的《精选名儒草堂诗余》中，收 63 家 203 首，除少数几人为元人外，均为南宋遗民，其中庐陵人居多，非庐陵人中也多与庐陵有关，或在庐陵为官，或曾到庐陵游历，或与庐陵人为友。清人厉鹗《论词绝句》说：“送春苦调刘须溪，吟到壶秋句绝奇。不读凤林书院体，岂知词派有江西。”论者多称为江西词派，《江西文学史》称为凤林词派。

文天祥是凤林词派的精神领袖，他的词直抒爱国情怀和视死如归的民族气节，雄豪悲壮。存词 11 首。请看《沁园春·至元间留燕山作》：

为子死孝，为臣死忠，死又何妨。自光岳气分，士无全节，君臣义缺，谁负刚肠。骂贼睢阳，爱君许远，留得声名万古香。后来者，无二公之操，百炼之钢。人生翕歔云亡。好烈烈轰轰做一场。使当时卖国，甘心降虏，受人唾骂，安得留芳。古庙幽沉，仪容俨雅，枯木寒鸦几夕阳。邮亭下，有奸雄过此，仔细思量。

陈廷焯评文天祥此词云：“气极雄深，语极苍秀。其人绝世，词亦非他人所能到。”（《云韶集》）清查礼仁也说：此词“盥洗读之，公之忠义刚正，凛凛之气，流露于简端者，可耿日月、薄云霄”（《铜鼓书童词话》）。这是文天祥词中的《正气歌》。

庐陵刘辰翁（1232~1297），是凤林词派的领袖人物，生逢宋元易代之际，中进士后历任书院山长、府学教授。文天祥起兵抗元，刘辰翁入其幕府。宋亡，隐居不仕，以著述终老。有《须溪词》三卷，存词 355 首。他的词多感怀时事，忧国伤世，是稼轩词派爱国豪壮的政治抒情传统的最有力继承者。况周颐说：“《须溪词》上似稼轩，情辞跌宕似遗山。有时笔意俱化，纯任天倪，竟能略似坡公。往往独到之处，能以中锋达意，以中声赴节。世或目为别调，非知人之言也。”（《蕙风词话》）读读他的《兰陵王·丙子送春》：

送春去。春去人间无路。秋千外，芳草连天，谁遣风沙暗南浦。依依甚意绪，慢忆海门飞絮。乱鸦过，斗转城荒，不见来时试灯处。春去。谁最苦。但箭雁沉边，梁燕无主。杜鹃声里长门暮。想玉树凋土，泪盘如露。咸阳送客屡回顾。斜日未能度。春去。尚来否。正江令恨别，庾信愁赋。苏堤尽日风和雨。叹神游故国，花记前度。人生流落，顾孺子，共夜语。

君臣投降，南宋灭亡，刘辰翁作送春词，寄托亡国之痛和故土之思，哀痛入骨。陈廷焯称：“题是送春，词是悲宋，曲折说来，有多少眼泪。”（《云韶集》）况周颐亦谓：“《须溪词》中，间有轻灵婉丽之作。似乎元明已后词派，导源于此。诂时代已入元初，风会所趋，不期然而然者耶？”（《蕙风词话》）如《浣溪沙·春日即事》：

远远游蜂不记家。数行新柳自鸣鸦。寻思旧事即天涯。睡起有情和画卷，燕归无语傍人斜。晚风吹落小瓶花。

庐陵邓剡（1232~1302），字光荐，又字中甫、中斋。与文天祥、刘辰翁同为欧阳守道门生，中进士后屏居山中。文天祥起兵抗元，邓剡入幕相助，挈家入闽，一家十二口死于兵火中。官至礼部侍郎，直学士院。厓山兵败，投海自杀，被元兵捞起，与文天祥一起被掳北上，至金陵，因病羁留，后被逼教授元将张弘范之子，始得放回，隐居故乡。著有《中斋集》，不传，词存13首。试看《念奴娇·驿中言别》：

水天空阔，恨东风、不惜世间英物。蜀鸟吴花残照里，忍见荒城颓壁。铜雀春情，金人秋泪，此恨凭谁雪。堂堂剑气，斗牛空认奇杰。那信江海余生，南行里，属扁舟齐发。正为鸥盟留醉眼，细看涛生云灭。睨柱吞羸，回旗走懿，千古冲冠发。伴人无眠，秦淮应是孤月。

这首词作于金陵驿中。邓剡因病羁留，文天祥被元军押送继续北上，二人挥泪话别，邓剡写下了这首饱含血泪的词，英雄末路的惋惜，国家破亡的悲愤，依依惜别的痛楚，慷慨悲壮，气冲斗牛。

庐陵赵文（1239~1315），子仪可，一作宜可，号青山。太学上舍生，入文天祥幕勤王入闽，兵败相失，遁归故里。入元为东湖书院山长、南雄府文学。著有《青山集》三十一卷，存词31首。其词宗稼轩，多发英雄失意之叹，抑塞落拓，雄豪悲壮。请看《八声甘州·和孔瞻怀信国公韵，因念亦周弟》：

是去年、春草又萋萋，尘生缕金衣。怅朱颜为土，白杨堪柱，燕子谁依。谩说漫漫六合，无地著相思。辽鹤归来后，城亦全非。更有延平一剑，尚风雷夜半，何处寻伊。怪天天何物，堪做玉弹棋。到年年、无肠堪断，向清明、独自掩荆扉。何况又、禽声杜宇，花事酴醾。

全词悼念文天祥，亦悼念客死闽中的弟弟亦周。故人之情，手足之痛，亡国之恨，身世之感，交织在一起，沉郁顿挫，孤寂悲凉，颇具刘辰翁功力。

赵功可，名强，以字行，号晚山。与从兄赵文同出文天祥之门，同入文天祥幕勤王，兵败相失。存词8首，词风与赵文相类。如《声声慢·残梦和儿韵》：

情痴倦极，天阔归迟，吟魂无力随风。月落墙阴一屏，睡睫濛濛。那堪平生难记，记花前、犹醉金钟。留连处，忽一声、山外吹度晴钟。觉来重重追忆，似游尘、飞去那拾遗踪。寄谢芳卿，向来曾主芙蓉。人间兴亡万感，看千年、与梦皆空。披衣起，倚栏干、人在笑中。

国破家亡的痛苦，兴亡无常的悲寂，强作欢笑的无赖，真切动人。

新淦罗志仁，字寿可，号壶秋。《精选名儒草堂诗余》注为涂川人，后人或说南昌人，或说清江人，或说庐陵人。遍查《江西通志》及有关的府县志，

均无涂川。我以为，“涂”字是“淦”字误脱一横而成，涂川即淦川，淦川即淦水，新淦的别称，正如禾水称禾川，是永新的别称一样。罗志仁无意仕进，入元曾为天长书院山长，因写诗赞颂文天祥而受人诬陷。罗志仁博学多才，善诗词。其词大多散佚，仅存7首。刘辰翁曾说：“罗壶秋小词，他人莫及也。”（《须溪集》）试读其《金人捧玉壶·钱塘怀古》：

湿苔青，沃血碧，坏垣红。怕精灵，来往相逢。荒烟瓦砾，宝钗零乱隐鸾龙。吴峰越巘，翠颦锁、苦为谁容。浮屠换、昭阳殿，僧磬改、景阳钟。兴亡事、泪老金铜。骊山废尽，更无宫女说元宗。海涛落月，角声起，满眼秋风。

昔日繁华之地，如今“荒烟瓦砾”，亡国之痛，遗民之恨，苍桑之感，麦秀之思，词风的苍劲拙重，雄奇悲壮，一如辰翁、邓剡诸家。

安福王炎午（1252~1324），初名应梅，字鼎翁，号梅边。咸淳间补太学生。临安失陷，谒文天祥，以家财助军饷，入文天祥幕府，以母病归。宋亡，隐居乡间，杜门却扫，忠义愤发，改名炎午。文天祥被执，作生祭文，以励其死节。著有《吾汶稿》十卷。存词仅一首《沁园春》：

又是年时，杏红欲脸，柳绿初芽。奈寻春步远，马嘶湖曲，卖花声过，人唱窗纱。暖日晴烟，轻衣罗扇，看遍王孙七宝车。谁知道，十年魂梦，风雨天涯。休休何必伤嗟。谩赢得、青青两鬓华。且不知门外，桃花何代，不知江左，燕子谁家。世事无情，岁岁东风岁岁花。拚一笑，且醒来杯酒，醉后杯茶。

山河易色，“十年梦魂，风雨天涯”，“世事无情”，天公有意，难以逆转，只能在寂寞中度过余生。“醒来杯酒，醉后杯茶”，沉痛含蓄，遗民悲楚抑塞之情怀于此可见。

永新彭元逊，字明叔，号巽吾。《精选名儒草堂诗馀》作禾川人，即永新人，《永新诗征》亦收录。[光绪]《吉安府志·选举志》列庐陵，或永新人而以庐陵籍应试。中解试，隐逸不出。《精选名儒草堂诗馀》存其词20首，多慷慨悲壮之音。如《解佩环·寻梅不见》：

江空不渡。恨蘼芜杜若，零落无数。远道荒寒，婉婉流年，望望美人迟暮。风烟雨雪阴晴晚，更何须、春风千树。尽孤城、落木萧萧，日夜江声流去。日晏山深闻笛，恐他年流落，与子同赋。事阔心违，交淡媒劳，蔓草沾衣多露。汀州窈窕余醒寐，遗配环、浮沉澧浦。有白鸥、淡月微波，寄语逍遥容与。

陈廷焯称其词“忧深思远”，“凄秀绝世”，“悲而壮，凄凉之笔，情词都胜”（《云韶集》）。